



東
萊
博
議

黃

芥子園畫傳

口伊12

991

4止



伊12

號991

卷4

會同

東萊博議卷之四

○先軫死狄師

出處僖公三十三年晉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
 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二帥詐之先軫朝問秦
 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云云不顧而
 唾○狄伐晉及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諫敢
 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評註悔心難發也尤難持也先軫悔其無禮於君伐
 狄之役輕棄其身驕敵辱國蓋有悔心而不能持也



孫月峯曰
寫入情歷如不見
知不深維世故
不可以為文章

至難發者悔心也至難持者亦悔心也凡人之過狠者遂之詐者文之愚者蔽之吝者執之誇者諱之怠者安之孰能盡出數累之外而悔心獨發者乎然是悔也未發則憂其難發既發則憂其難持悔心初發自厭自愧自怨自咎戚然不能以一日安苟無以持之則自厭者苟且弛縱必入於自肆矣自愧者退縮羞根必入於自棄矣自怨者鬱積繳繞必入於自對矣自咎者憂憤感激必入於自殘矣是悔固可以生善亦可以生不善也萬斛之舟非遇大風則不回苟無以持之由風而反溺者多矣一念之悔其勁

烈蓋甚於風焉烏可不知所以持之邪吾觀先軫之死未嘗不嘉其悔而又傷其無以自持也軫以不顧而唾無禮於君及箕之役深悔前過免胄而死於狄師一念之勁烈如此使有以持之固可一日而收克已復禮之功矣惟其無以持之不用是力於禮義而用是力於血氣身為元帥總三軍之重輕棄其身身死無名驕敵遺笑殆與自經於溝壑者等耳先軫意在於改過而反至於生過失不在於悔而在於不能持其悔也風之無力者不能回舟至於風力之勁者惟善操舟者為能持之悔之無力者不能遷善

周叔服
楚子文
晉叔向
其相言
人禍福
巧發奇
中孔子
未嘗過
而問焉
而初卿

至於悔力之勁者惟善治心者為能持之使軫果能持其
悔則舒泰恬愉之地自有真樂何至輕殺其身哉惜乎軫
之不能持其悔也

○相術

田處文公元年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
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
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宣公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
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

始著非
相之篇
由是相
師自語
其術再
與吾相
抗而相
書曼延
天下矣
無故而
為吾道
增一異
端此荀
卿之罪
也

昭公二十八年初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生伯不
生姑視之及堂聞其轂而還曰是豺狼之轂也狼子
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

孔門相術自有傳書其流遠矣荀卿不得其傳排之
適以助之篇中擡出孔子一步不敢推倒荀卿何況
卑冗相術至於似譏似諷如以名理為游戲論小術
合以滑稽為治孫執升法

勢相敵而後訟未有非其敵而訟者也親屈公卿之貴而
與皂隸訟親屈巨室之富而與寡人訟親屈儒者之重而

楊用脩
曰落筆
何等矜
貴東萊
胸次曠
然可想

與卜祝訟勝之不武不勝為笑適以自卑而已矣苟卿以
太儒而著非相之篇下與卜祝較何其不自愛也彼挾相
術以苟衣食者卑冗凡賤廁迹於巫醫優伶之間仰視儒
者如斥鷃望大鵬於羊角扶搖之上敢有一毫爭衡之心
乎苟卿譎譎與相師辨連簡累牘而不已是書一出相師
之氣可以百倍以謂我何人也彼何人也今彼乃明目張
膽極其辯而與我爭曲直若恐不勝者是必我之道可以
與彼抗也由是卜祝之流相勸相勉相形之術遂蔓延於
天下矣然則苟卿之於相術將以排之適以助之非相之

篇吾恐未免為是相之篇也自孔子以前相術固已概見
於世矣若周叔服之相公孫敖之二子一言其必食子一
言其必收子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福也子文及叔向母見
越椒伯石之始生言其必滅若敖氏一言其必喪羊舌氏
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數十年之後福焉而福禍焉而
禍無一不合誇於口者有之筆於書者有之孔子未嘗過
而問焉豈孔子衛道之心反緩於荀卿邪孔子以謂天下
之曲技小術雜然而不可縷數如蝸蟬鼃龜自鳴自止本
不足為吾道之輕重苟獨取其一二而辯焉則天下必以為

王聖俞
曰見怪

不怪自
是絕異
端良法

鍾伯敬
曰似譏
似諷韻
甚趣甚

袁中即
曰掀翻
名理之
窟而妙
在遊
戲出之

是術也至勞聖人與之辯必其道可與聖人抗殆將有陷
溺而從之矣是反為吾道增一異端也天下本未嘗以異
端待相術荀卿強斥以為異端而與之辯無故而為吾道
增一異端非荀卿之罪邪吾嘗觀孔子周遊於天下鄙夫
陋人每以區區相術而窺之有曰類類堯也項類皋陶也
肩類子產也孔子與門弟子聞之不過付之一笑耳乃若
吾夫子之門自有相書申申天天即孔門相容貌之術聞
聞侃侃即孔門相言語之術翼如檐如即孔門相步趨之
術勃如愉如即孔門相顏色之術曾子傳此以相人故發

絕無
痕腐氣

而為動容貌之論子思傳此以相人故發而為動乎四體
之論孟子傳此以相人故發而為眸子瞭眊之論荀卿
得孔門之相書將心醉服膺之不暇何暇非他人之相書
邪

孫月峯曰絕異端以不辨自是聖人居上流之法未又
就相冷敲熱棒痛喝一番奇文妙義真匪夷所思
茅鹿門曰末一段語帶調笑正完其不足與辨之意
○晉侯朝王伐衛

出處文公元年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襄公既祥

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先且虐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
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晉臣伐衛

評註謂因人而有善者不得謂之善晉襄朝王以知
尊周矣然因討衛侯之不朝也而乃始朝王豈真知
尊君者哉假使衛侯先來朝晉則晉襄必不復朝王
于温矣

因人而有過者君子不謂之過因人而有善者君子不謂
之善因人而過猶鑑遇媼母而醜本非鑑之醜也因人而
善猶木託泰華而高本非木之高也為善由己而由人乎

媼母醜
婦也
王元美
曰伯恭
凡喻皆
妙此竟
稍存未
穩反覆
之自得

耳一作
矣當從

哉晉襄公即位而朝王於温人皆善其尊周也及考其朝
王之由蓋將討衛之不朝故身先朝周以責之然則尊王
之善豈襄公之本心哉特因衛而發耳向若衛侯之車先
即於晉關則吾知晉襄之旆未必入於周境矣彼因人而
有善者果足以為善邪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子必因
責人而始敬父則父得子之敬實矣臣必因責人而始朝
君則君得臣之朝實矣又况子之敬父自敬汝父耳於人
何有臣之朝君自朝汝君耳亦於人何有使晉襄之事周
春秋朝覲史不絕書亦晨省昏定之常耳猶不足以自高

鍾伯敬曰寫得愚之狀可發笑

丘瓊山曰妙解

况欲甫陟周之庭遽傲然自足鳴鐘擊鼓凌責他人之無禮安得不納孔達之侮哉世有妄人嘗拜其父者他日執塗人而責之曰我嘗拜父汝何為不拜我天下未有不笑其狂者晉襄之責衛非此類邪雖然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太學之道也晉襄先朝王而後責衛似有合於太學之旨庸可毀邪非也觀書者要當忘言而得意太學之意在於無諸已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已之戒不欲學者持無諸已之論用為非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已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攻已過而不主於攻

人過明矣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故力辨之以告吾黨之士云

焦澹園曰尊周攘夷齊桓晉文皆由是耳豈但朝王于温哉此五霸之所謂假之也

○穆伯襄仲

出處文公七年穆伯公孫敖也娶于其曰戴已生文伯名穀其姊聲已生惠叔名難戴已卒又聘焉其言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穆伯如莒泣盟且為神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

之叔仲惠伯諫曰云云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八年穆伯奔晉從己氏焉魯人立文伯十四年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許之將來卒于齊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襄仲欲勿哭惠伯曰云云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評註兄弟之屬天也非較怨之地也人知襄仲之於穆伯肯怨而今解而不知胸中之天則無怨無入也不然雖有叔仲惠伯豈能解其怨於立談之間邪問修怨於君子必以為非問修怨於小人則以為是二者

皆未為定論也專於報怨者鞅雠之徒耳專於忘怨者老莊之徒耳吾聖人未嘗修怨亦未嘗忘怨權其小大輕重而中持衡焉未嘗倚一偏而主一說也穆伯為襄仲聘婦於莒中道而奪之夫豈細怨也哉而惠伯區區其間委曲調護始釋其憾終全其恩彼非不知輕重大小之所在也蓋穆伯之於襄仲兄弟也怨之太小輕重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豈較小大輕重之地哉以人合者有時而離以天合者無時而離兄弟之屬天也人怨不足以害之襄仲之怨穆伯以人觀之固大矣重矣以天觀之則兄弟之親

李衷一
曰提出
天合費
恩怨皆

有所不
受
曰
精透
論更
太子
語較
侍象
曰以
茅鹿
門弟
數

與生俱生而不可離豈以恩怨而加損哉兩暘變於前而
太虛之真體未嘗動也恩怨交於前而兄弟之真情未嘗
動也裏伸向者之怨私情之怨耳今者之解私情之解耳
乃若胸中之天則向無怨而今無解也不然豈惠伯立談
之頃所能回邪焚廩捐階之虐治棲入宮之侮百世之後
讀其事者猶為舜切齒而舜之恩意源源不絕者非以德
報怨也以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也以天觀象而不以人
觀象也蓋樞陶思舜乃象之天彼傲而害舜者特象之人
耳舜之胸中純乎天故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使惠

伯立於舜之朝將化於舜之天而不自知耳雖有喙三尺
焉攸用

楊用脩曰喙鳥喙也鳥喙長則不能鳴莊子云丘願有
喙三尺蓋不欲有言也非為其能言也伯恭誤矣

○宋蕩意諸

出處又公八年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司城蕩意諸
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十六年昭公無道國人奉
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
之盡以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

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宋襄公將田孟諸未至
夫人使帥旬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王意蕩意諸之死節無可議者然吾將假意諸之事
以為吾身之戒所以極論其短而不少恕焉主意先
稱意諸之忠後責意諸之短為先揚後抑之躰

王元美
曰作如
是觀方
不愧于
論古

得人欲寬論人欲盡論人者借人之短以攻我之短借人
之失以攻我之失言主於自為而非為人也品題之高下
所以驗我識之高下與奪之公私所以驗吾心之公私發
於言者畧而不盡則藏於心者必有昏而不明者矣吾夫

子譏賜也之方次而自操春秋褒貶之筆豈遽忘前語哉
待人與論人固自有體也宋襄夫人之亂蕩意諸始則出
奔終則致死大浸滔天而砥柱不移風雨如晦而雞鳴不
已凜然亂臣賊子之大閑也當是時奔走於君夫人之宮
者冠蓋相望受施於公子鮑之室者肩袂相屬至於收受
昭公之賜橐珍囊寶散而之四方者又不知其幾人也不
追議此而惟意諸之是責吾不知與逆徒何親與公室何
讎乎與小人何厚與君子何薄乎讎公室而親逆徒厚小
人而薄君子雖鄉黨自好者猶耻為之未有名為學者而

凌以棟
曰表明
備責之
意乃見
深文之
非苛也

孫月峯
曰譽自
譽音自
責之不
相借

及不耻者也然立論之際先則譽意諸之忠後則責意諸
之過變譽為責夫豈得已哉蓋將假意諸既往之過為吾
身將來之戒也意諸效節之去義當去也意諸從田之死
義當死也然意諸親則公族官則司城坐視昭公之失道
襄夫人之蓄怒公子鮑之陰謀凶德參會待釁而發上則
不聞有正救之諫中則不聞有調護之功下則不聞有擊
斷之勇見亂而始去去何晚也見弑而始死死何補也想
夫亂機之將兆弑械之將成通國之內外舉知之矣曾謂
意諸之賢獨不知耶其所以徘徊濡滯不能翻然高舉者

鍾伯敬
曰痛責
之如
之愧
之動
之心
也

蓋懷其父去官則族無所庇之言顧位苟祿日復一日
意以為無難則忍恥以庇宗有難則捐身以刷恥以後之
節贖前之非後世君子要必有哀吾之用心者殊不知君
子不忍一日置其身於可愧之地今日為善尚恐他日為
惡詎有身居可愧之中預指他日之節以贖今日之非乎
他日之節未至今日之非方墮斯時也斯心也君子乎小
人乎此吾所以為意諸懼也此吾所以不為意諸懼而為
吾身懼也

○楚范山請圖北方

東坡傳義

出處文公九年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
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

評註觀入之道近者蔽而遠者明故晉靈之不在諸

侯舉世未知而楚之范山獨先知之也

晉靈公即位之初其失德未有聞於人也內而樂卻胥原

目陪日侍傳不載其諷諫之辭外而守衛陳鄭時聘時覲

傳不載其怨誹之語彼范山者邈然介居方城漢水之間

果何自而知靈公之可輕北方之可圖乎吾知其說矣以

此以勢則近者諛而遠者畧以情以理則近者蔽而遠者

鄭及楚平三作

袁中郎曰觀其雋秀處直據歐

明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甲是乙非迄無定說至於大

山之隈絕澗之曲農夫樵父相與畫地而議長吏之能否

若辨黑白若數一二彼豈嘗識刺史之屏而望縣令之烏

哉蓋愛憎絕於耳目之前毀譽公於郊野之外近者之蔽

固不如遠者之明也靈公不君基於始而成於終當其嗣

服之初雖無萌芽之可尋豈無兆朕之可不舉世不知而

范山獨知之豈山之智獨踰於眾人乎亦有所蔽焉耳譬

幸者靈公恩賞之所及也故蔽於愛而不知卿大夫者靈

公政令之所及也故蔽於尊而不知列於齊盟者靈公兵

王元美曰東萊文字妙處在必窮其原鐘伯敬曰構思深細人服其論理下筆味岩吾賞其多姿釋義鈴下馬走指僕隸効牛馬奔逐之人

威之所及也故敵於畏而不知惟范山立楚之朝食楚之祿非晉國恩賞政令兵威之所可及故探之趙盾隨會之諫反在於十年之先也孰謂近者難掩而遠者易欺邪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之一語深有感焉晉主夏盟自文至靈三君矣靈公即位之始其拊循諸侯必不敢遽改先世之舊玉帛瑞節猶文襄也芻粟牲牢猶文襄也物采辭令盟約要束猶文襄也惟其心不在諸侯故幣雖厚而人自見其薄禮雖備而人自見其畧儀雖華而人自見其瘁令雖嚴而人自見其慢吁范山其妙於觀國哉

○文之無畏

出處文公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乃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狗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強之有敢愛死以亂官乎○宣公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聳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

東坡詩話 卷之四
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
一也乃殺之

評註謂名不可幸得無畏以幸而得不畏彊禦之名一
且楚子使之聘齊而不假道于宋則哀鳴乞憐真情畢
露始知前日之虛名招今日之實禍名其可以幸取乎
名不可以幸取也天下之事固有外似而中實不然者幸
其似而竊其名非不可以欺一時然他日人即其似而求
其真則情見實吐無不立敗名果可以幸取耶然則受名
之始乃受責之始也孟諸之役文之無畏席彊楚之威而

窘辱宋公本無足稱者然宋公國雖弱而位則君也文之
無畏國雖強而位則臣也論其實則以楚加宋以強凌弱
人之所甚易論其迹則以卑犯尊以弱擊強人之所甚難
居甚易之地而坐得至難之名人情誰不樂此哉此無畏
所以因其似而竊其名也必嘗揮金發粟然後人許其豪
必嘗赴敵突圍然後人許其勇今無畏挾六千里之楚而
折一小國之君前無權勢之可懼後無憂患之可虞從容
談笑而冒不畏強禦之名天下之所謂幸者有過於此乎
想無畏正色莊語以答或人之間必謂名固可以幸取人

王聖俞
曰小人
處憐情
狀無不
寫出

固可以名欺雖吾君亦將以勁正見期孰知吾之有所挾哉按衛侯之腕人知涉化之直而不知其借晉之威也沒太子之軍人知江充之直而不知其借漢之威也戮宋公之僕人知無畏之直而不知其借楚之威也無畏借楚之威以爲己名無毫末之勞而有邱山之譽使如是而無後憂則誠不如詐直不如曲君子不如小人矣抑不知人既以直期之亦必以直使之楚子異日遣使過宋而不假道置他人而推無畏豈不以直辭勁氣固可以橫身犯難而張強楚之大聲乎無畏始知前日之虛名適所以招今日

之實禍惶惑而言曰鄭昭宋讐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哀鳴至此向之直辭勁氣安在邪始則曰敢愛死以亂官今則曰我則必死始一何壯今一何怯邪無事則爲不畏死之言有事則爲畏死之語真情本態至是盡露矣名之不可苟得如是哉自古以來挾外以爲重者失其所挾未有不危者也無畏之所挾者楚耳一旦身出方城之外宋人豈懼夫楚之無畏哉宜其甘心而不顧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爲挾外物者之戒

釋義沒太子之車江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

行馳道中充以屬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

○長狄

出處文公十一年鄭瞞侵齊遂伐我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晉之滅路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而遂亡

評註長狄以形為之累飛揚拔扈陵陸中國不至於

殄滅其類而不止也

防風氏身橫九畝不能免於會稽之誅巨無霸身大十圍不能免昆陽之敗久矣形之不足恃也造化一機杯冶一陶陰翕陽張萬形並賦遇川澤則黑而津遇墳衍則哲而摻遇原隰則豐而瘠遇山林則毛而方予其形者無愛憎受其形者無恩怨是故鴟鵂不以大自夸蜩鷃不以小自憚冥靈不以久自喜螻蛄不以短自憂私天地之形以為已有固已得罪于鑪錘况敢恃之以為暴耶衣不勝而成霸晉之功者無所恃也貌不稱而擅佐漢之謀者無所恃

焦澹園曰似子非子別饒雋未之味

釋義衣不勝檀弓曰越文子其如不勝

也形不長而專伐蔡之助者無所恃也。以是知無恃者存。有恃者亡。屈羸之麼未必非福。魁梧壯偉未必非殃。有形不能使而反見使於形。可不為大哀邪。長狄之種其軀幹絕異於人。是亦偶得一氣之偏者耳。自緣斯以來。負其軀幹暴蔑上國。每出輒敗。種殲族殄。靡有孑遺。豈非形為之累邪。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使長狄賦形與四夷等。彼必安其瓊蠶甘其湏酪。未必敢與上國抗衡。詎至此極邪。惟其偉岸自伐。故飛揚跋扈。陵跨中國。塊視泰華。珎視城郭。蟻視甲兵。兄踣於前而不悛。弟仆

衣所舉于晉國莞庫之士七十餘家貌不稱贊云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

於後而不止。挫愈奮。敗愈張。非覆宗絕祀。蕩無吹火。未有晏然不為諸華之害者也。猶虎之猛。形實驅之。犬馬之馴。形實束之。長狄族類。豈皆好為暴哉。一受其形。雖欲已而不能自己也。心為君則形為臣。形為君則心為臣。同是貌也。仲尼聖而陽貨往。同是目也。太舜仁而項羽暴。賦其形者。非有異。特制其形者不同耳。小心翼翼。繳柔懿恭。忘其十尺之高者。是亦西夷之人也。議者勿謂狄無人。

○周公王孫蘇訟於晉

出處文公十四年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

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評註周之二臣有訟不之王而之晉是周之大權已失雖存而實亡矣然晉可取而不取者則以周之微弱下儕小國而無可取者也

昔者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商道始衰聽訟非文王之心也文王不與虞芮期而虞芮自至故議者以二國之嚮背筮商周之興亡也舜避朱禹避均未嘗不視獄訟之所歸以為決虞芮之訟爭田近捨朝歌而遠趨豐鎬彼紂雖徧強

○坐堂作生

於酒池肉林間直寄坐焉爾吾嘗持是以觀後世隆替之由權在則昌權去則亡未有失權而國不隨之者也周道既降辱主僕臣不能主方夏之柄儕於列國至正王之世則殆甚焉周公大臣也王孫蘇小臣也二臣有訟不之王而之晉君天下者尚將照臨萬國大明淑照外溥海隅咸得其職今至不能尸堵祀之訟則國之置王將何用平虞芮介然遠國其質成於周議者尚為商危之向若飛廉惡來內相忿競棄紂而即文紂雖無道亦未必能堪也正王怡然坐視不惟不駭反使人於晉助所厚者之訟愴愴然

○記一作廳汪伯圭曰警策

唐荆川
曰推勘
精確

恐其不伸巍然被袞號稱天子顧乃企足矯首待晉之子
奪以為輕重何其衰也是周之危過於商而正王之無耻
甚於紂也周之頽敝甚於商季何為當亡而不亡晉侯之
小心不及文王何為可取而不取蓋嘗思其故矣紂之季
年雖三分失其一然威令尚行境內凶虐尚能及人故民
不堪其暴而共亡之晚周之微門內小訟猶不得專雖欲
淫侈誰聽其掎克雖欲凶酷誰受其指令其起其仆近不
係斯民之休戚遠不係諸侯之強弱晉雖陽尊貌敬不過
以邾莒遇之耳何嫌何疑而遂欲墟之哉故周非不亡無

王濟之
曰非東
某勝識
不能發
論如此議

可亡也晉非不取不足取也大抵能害人者必能利人能
殺人者必能生人紂雖下愚不移然操柄猶未盡失使其
移比干之戮於崇侯移崇侯之寵於比干朝散鹿臺之財
暮發鉅橋之粟烏知其不聽天永命編名六七君之列乎
至於正王枵然見空名於六服之上禮樂政刑舉不在已
雖欲自奮其道何由是將償之商猶有起復之望未墜之
周已如既隕之時也左支廢右支緩奄奄餘息綿百世而
閱千齡樂乎哉周過其歷之言吾斯之未能信

○狼臆死秦師

出處文公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戰於殽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擒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云云子姑待之及彭衙之役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

評註狼曠左氏之所譽也然曠烈士也吾將轉譽為責而論其出位之罪想曠之心必願聞人之責而不

王元美曰將責狼曠先許其烈

願聞人之譽

狼曠之死一氏之所譽也然曠烈士也回犯上之氣而為徇國之勇雖非中節要非常人之所能望也以曠之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譽者邪曠雖往矣吾想其心必願受人之責而不願受人之譽也請得而備責之人心當知所止非可出其位也惟各止其位故冉有之用矛不為讎齊顏回之後至不為懼匡曾子之避寇不為畏越子思之守國不為厚衛皆止其所止而已矣狼曠前日為右死敵可也既不為右固可以止今乃無職而侵在職者之憂輕進

文字糾徐容典而意新奇

凌李默
曰對証
茶石

而死於敵則是心不止於事而思出其位矣雖所成之功
壯偉勁厲外為人之所譽而一心之間實忿懟怨恨之所
集也當暉赴敵之時忿懟怨恨交衝競起舍毒而沒雖得
千百年之虛譽豈救其心之擾哉我實清淵人以我為汙
渠於我何損我實丘垤人以我為華岱於我何加君子當
觀其在我者如何耳人之毀譽何有焉九原可作吾意狼
暉樂聞吾之言未必不過於左氏之譽也

釋義再有用元哀公十一年郊之戰冉有用元于齊師
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楚人滅江

出次
手寢也
不奉去
盛饒也

出處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
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評註滅國之禍天下之大變也時君之不懼而秦穆
自惧蓋出於危亂之外乃能真知大事有可懼者也
天下之可懼者惟出乎利害之外乃能知之風濤浩蕩舟
中之人不知懼而舟外之人為之懼酣醉怒罵席上之人
不知懼而席外之人為之懼身遊乎吉凶禍福之塗心戰
乎搶攘爭奪之境未有知懼之為懼者也春秋之世王澤

孫月峯曰典雅似國語

既竭反道敗德亂倫悖理不可概舉至如滅國之禍尤所謂慘烈而可懼者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封殖於唐虞長育於夏商既灌潤澤於文武成康之際廟陳四代之鼎彝府藏百世之典籍朝有世臣野有世農肆有世工市有世賈雖蕞爾小國不知幾人之力幾日之功扶持保衛而至於斯也一旦忽為彊暴之所凌滅繫其君而俘其臣墟其宮而遷其社刊其木而堙其井此豈小故也哉而當時之君視之恬然此無他惟處於危亂之中而不知懼之可懼也秦穆公於江之滅獨怵然戒惕然悟避朝貶食不勝其憂非

楊用修曰正論

出於危亂之外豈能深見可懼之真者乎穆公信能推此懼心而充之視天下之諸侯國一滅則心一警心一警則政一新固可離危亡之門而卜治安之基矣豈止西戎之霸耶

○陽處父

出處文公五年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從之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天為剛德猶不于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評註陽處父之剛畫發於外無復餘故雖能速於感
入而不能久於晉人

茅鹿門
曰起語
便鳥求
有味

至書無悅人之淺效而有化人之深功至樂無娛人之近
音而有感人之餘韻凡天下之理不能窺於未得味之前
必不能捨於既得味之後也昔夫子設教於洙泗之間子
貢初見挾其智而傲之子路初見挾其勇而陵之以未子
之聖猶不能動物悟人於一日之速也彼陽處父何人耶
甯嬴一遇諸途躡屣譎登從之如不及其移人之速若過
於未子矣然夫子雖不能服由賜於一見而能役由賜於

終身陽處父雖能致甯嬴於一朝而不能留甯嬴於數日
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者吾嘗考甯嬴之言然後知處父
所以易使人喜易使人厭者抑有由也蓋處父之剛畫發
之於外而中無所留溢於聲音浮於笑貌形於步趨平生
神氣發露無餘外雖震厲而中無所畜外雖暢茂而中無
所根其始見也其美易見其德易親所以易使人喜也其
既見也索之易窮探之易盡所以易使人厭也發之爲春
華會不能斂之爲秋實玩虛華而忘實味是豈爲腹而不
爲目者所肯留哉此甯嬴所以乍喜乍厭而不辭往來之

煩也

○宋華耦辭宴

出處文公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評註華耦無故揚其先人之惡以辭宴少知禮義者皆知賤之而左氏槩稱魯人以為敏是謂魯空國無君子者果何待魯之薄也

王元美曰兩語

君子之立言待天下甚尊其天下甚重識雖在一世之先

已左氏罪案

而心嘗處一世之後非自託於謙退也降衷在天秉彝在民凡具耳目鼻口號為人者罔不備參贊化育之神經緯幽明之用吾其敢以淺心挾量大棄之於罷冗無能之地乎左氏世傳以為魯史則魯其父母之邦也其載宋耦來聘無故揚其先人之惡以辭宴乃繫之曰魯人以為敏左氏之意豈不以耦之辭令魯人之所誇而非君子之所貴乎耦之言少知禮義者皆知賤也雖當時二三浮薄輩妄相矜衒然曲阜龜蒙七百里之封寧無一人知其非者今概稱魯人以為敏果哉左氏之論也概稱魯人以為敏是

鐘伯敬曰先跌明法妙

謂魯空國無君子抑不思所謂魯人者誰非爾之黨友乎
誰非爾之姻戚乎誰非爾之師長乎一出言而盡置於庸
鄙之域倨傲暴慢之氣勃然可掬歸之以不孫不弟之名
吾意左氏不能辭也昔吾夫子亦嘗稱魯矣曰魯無君子
斯焉取斯是夫子一言而待魯為君子左氏一言而待魯
為小人人心之不同如是哉或謂左氏之言魯人特蚩蚩
之流耳至於宏達博雅之君子敢名之以魯人哉曰閑達
博雅之君子其材雖出人于百等然履魯地啜魯泉食魯
粟苟不名之以魯人豈九夷八蠻之人乎一為君子而背

作
閑
宏

鄉閭蔑名教不以魯人自命是外父兄而恥與同類也夫
豈君子之所敢安哉吾益見左氏之妄也
○季文子出莒僕

出處文公十八年公薨襄仲殺太子惡及視而立宣
公○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
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
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
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
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

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
毋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評註奸臣竊權必有其由文子借莒僕之事以陰試
其君而默收魯之大柄其險而謫亦甚矣且太史克
不鷹鷂于襄仲而鷹鷂于莒僕言雖近似而實繆妄
魯道衰而權移於季氏議者徒見其專權而禍而不見其
竊權之由吾讀左氏書至季文子出莒僕之事然後知季
氏竊權之始蓋在此也權君之所司也人臣豈能一旦徒
手而奪之哉必有隙焉然後能乘之必有名焉然後能假

袁中即
曰古今
奸臣竊
權莫不
奉此為
妙術即
過求文
子而伯
恭胸中
筆下固
凜凜自
具一春
秋矣

之必有術焉然後能攘之宣公篡立大臣未附國未信
其權未有所屬此千載一時之大隙也故因莒僕之事借
其名闕其術默收一國之權於掌中而人不悟甚矣文子
之險且謫也莒僕弑君竊寶宣公不惟納之而又欲封之
是固羣臣之所當爭也文子託去惡之名改君命而使司
寇斥僕於境外以嘗試宣公意以謂君苟怒我耶則吾固
可自附於忠憤愛君之徒君苟聽我耶則魯之大柄自是
歸我矣退不失譽進不失權君有從違我無增損其自為
計乃如此自古之盜權者皆覬成而惡敗蓋成則受大福

敗則蹈大禍未有如文子之計不幸不成猶不失蹇諤之稱者其爲計可謂高出古人之右矣旣而宣公果惑於史克之對終莫能詰一時上下皆爲所眩君嘉其直人誦其忠而不知國命已移於冥冥之中更千百載觀者猶以斥莒僕爲文子之美莫有辨其爲竊權之始者吁死諸葛可以走生仲達死姚崇可以中生張說孰謂旣死之文子餘斯遺謫尙能欺千百歲之後乎吾詳考史克之對歷數莒僕之罪言雖指僕而意譏宣公宣公負篡弒之惡實魯之僕耳聞克之言其顙能無泚乎克內則陰中宣公之隱以

脅之外則盛稱文子之功以誑之一脅一誑揜闔閭制度季氏徒也然克之辭浮麗夸靡學者或阻其華而忘其實吾請摘其安以示之克首稱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嗚呼行父尙記文仲之教乎前日襄仲之難嗣子受弒無禮於君孰大於是行父乃恬若不見者文仲之教何在也不鷹鷂於襄仲而鷹鷂於莒僕可憐哉克之繆妄甚衆姑發其一以告學者使無惑焉

○宋昭公子武氏族

出處文公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十八年宋武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遂出武穆之族宣公三年武氏之族以曹師伐宋

評註宋昭公以無道見弑而武氏於道昭公子為亂猶數年而後定者何哉蓋怨君者民之不得已愛君者乃民之本心怨心既息而思君之心復生故見其遺嗣惻怛與憐而奸宄乘之亦足以為亂也

是非善惡之辯至於子孫而後定宋昭公之無道其子孫豈有措足之地哉武氏道昭公子為亂雖不克成然搖民心蕩國勢凡三數年而後已使宋人果憾昭公安能至此彼昭公又何以得此於民哉君天也民之於君固有不可解於心者昭公雖無道然嘗託在君位矣君民之間蓋有不膠漆而自固者前日之怨豈民之本心哉鉄焉鉞焉則怨柎焉櫓焉則怨敗焉遊焉則怨臺焉囿焉則怨至於身沒之後鉄鉞弊柎櫓朽敗遊弛臺囿荒前日之怨宵然空然墮於渺茫不見蹤跡冰泮則水流塵盡則鑑徹怨去則思來則民始怵惕悽慘追惟疇昔君臣之義見其遺嗣惻

東坡詩話 卷之四
但與隣故姦究乘之猶足疑鼓羣聽此真民之本心哉惜乎怨在身前思在身後昭公親當今日之怨而不及待後日之思此所以履危亡而莫救歟抑不知民心本未嘗忘昭公特奪於殘虐不暇思耳使昭公奮發悔悟改前之爲則民將移其身後之思於身前向之鳴鶴皆鸞鳳也向之董葛皆參朮也向之礎鑽皆几席也向之仇敵皆姻婭也遷善之門翻手可闢適治之路舉足可登乃延頸待斃自謂無策愚矣哉

釋義 毒甚毒藥也礎真受戮之地

○宋華元羊斟

叔牂羊
斟也

出處 宣公二年鄭伐宋華元御之宋師敗績囚華元將戰華元殺羊食土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人鄭師故敗○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牂曰非馬也其人也
評註 華元殺羊食土而不及其御蓋厚待羊斟而非薄之也豈料羊斟不察其意反驅車而納之死地哉天下之情固有厚之而薄薄之而厚者不可不察也子弟與鄉人皆在席觴酒豆肉必先鄉人而後子弟豈人情固

厚於疎而薄於親乎蓋疎則相責親則相恕其待鄉人物
至而情不至所謂厚之而薄者也其待子弟物不至而情
至所謂薄之而厚者也凡人情相與至於無間則用之不
憚置之不愠予之不辭奪之不怨曠然相期於形骸之外
夫豈以薄物細故而遽為向背哉華元殺羊食牛而其御
羊斟不與人皆以為待羊斟之薄吾獨以為待羊斟之厚
焉元之意豈不以斟為吾御幾年矣左執鞭右奉轡且則
借出暮則借入險夷寒暑升降馳驟無不與吾俱相悉已
深相信已熟今日變生吾肘腋同體之人豈料一杯羹以

王元美
曰立意
溫厚吐
辭侃侃

為輕重姑及疎者遠者可也羊雖不及然親厚之意固已
踰百牢而豐五鼎矣斟不知享其意而徒欲享其食忿戾
勃興驅車趨敵投華元於死地元待之以君子之心斟報
之以小人之行非特負元乃負國也議者或謂元御下寡
恩以起羊斟之怒吾觀元之為人樂易慈祥之氣溫然可
狃其免於囚虜而歸再與斟遇猶慰解勉勞若恐傷其意
者彼尚能恕於既為變之後豈不能撫羊斟於未交兵之
前哉此吾所以論元之待斟蓋厚而非薄也然元亦不能
無罪焉日與斟周旋不知其肺腑猶以君子待之罪也

孫月峯
曰掉轉
最靈

簞食豆羹見於色之人乃與共載二罪也情意未孚而遽忘彼我以示無間三罪也明不足以燭姦誠不足以動物何適而不逢禍哉惜乎華元有君子之資而未嘗學也

○楚鬪椒

出處宣公三年晉侵鄭楚鬪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四年子越將攻王師于章滋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洧遂滅若敖氏

師示怯以順適其意預投以順而椒不觀之以逆所以養成其惡而覆其宗也

茅鹿門曰妙喻使人惕然知戒有用之文也

物以順至者必以逆觀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劍楯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霧霧未必能生疾而聲色眩遊每足以殞人之軀久矣夫順之生禍也物方順吾意而吾又以順觀之則見其吉而不見其凶溺心縱欲蓋有陷於死亡而不悟者矣至於拔足紛華富日昭曠彼以順至我以逆觀停斂於大食之時覆觴於劇飲之際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之鬪椒汰後於楚

順逆是一篇主意故步轉顧

帥師救鄭晉趙盾乃退師示怯以順適其意而益其疾椒謂趙盾真畏已者馬恃其強肆為悖逆親集矢於其君之車以覆其宗盾投之以順而椒不觀之以逆殆非盾之能誤椒蓋椒之不能察盾也然盾之為謀於難察之中猶有可察者焉豪奴悍婢冥頑狼戾闔室之人畏避之出而置市人則必奮臂與之鬪蓋其威行於家而不行於市此殆易曉也椒之跋扈不過能使楚人畏之爾一出楚境則相視如道路人何為遽下之哉况以堂堂之晉一旦相遇卷旆改轅未戰而卻逡巡若有所懼者此理之不當然也理

焦澹園曰文氣渾融不愧儒者

不當然而然其必有所以然矣椒於此曷不深致其觀乎謂晉封畧不如楚則否謂晉謀臣不如楚則否謂晉兵甲不如楚則否反覆推考莫知其端是殆養我而納之於禍也牛羊犬豕醉於參養身日臃而死日近椒亦人爾乃坐受仇敵之參養後增貫盈自負刀几亦愚矣向使不遇趙盾豈至此極乎曰意在於善凡所遇者皆養吾善之物也意在於惡凡所遇者皆養吾惡之物也豈必遇盾哉一雨露也梧櫨得之以養其柯條荆棘得之以養其芒刺造物者曷嘗有心厚梧櫨之材而稔荆棘之毒歟成其自養而

未有養之者也椒苟意於善則盾雖示弱而養其惡未必
不逆觀其詐悚然微懼而啟改過之門矣盾本將以養其
惡椒反資以養其善殆惟恐遇盾之不蚤也

○楚子問鼎

田處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
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焉對曰在德不在鼎云云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
輕重未可問也

評註王孫滿以口辨而折彊楚衆人所喜而識者所

憂也初述却楚之功後責怠周之罪得先揚後抑體
一夫而抗強敵一言而排大難此衆人之所喜而識者之
所憂也楚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陳師鞠旅觀兵周郊問
九鼎之輕重其勢岌岌若岱華嵩嵩將覆而未壓王孫滿
獨善爲說辭引天援神折其狂僭使楚人卷甲詣戈逡巡
自衿又昭武穆鐘盧不移虞瀝水雒都城闕無改其再造周
室之功實在社稷是故衆人之所同喜也夫何憂憂之云
者非憂其一時之功也喜在今日而憂在他日也天下之
禍不可狃而幸不可恃問鼎大變也國幾亡而祀幾絕王

王聖俞曰曲盡周家弱景

孫滿持辨口以禦之所以楚子退聽者亦幸焉耳周人遂以為強楚之凶談如是尚畏吾文告而不敢前異日復有跳梁畿甸者政煩一辯士足矣是狂寇難為常而真以三寸舌為可恃也由東遷以來周之君臣上恬下熙奄奄畧無立志身不見驪堯之囂口不誦板蕩之詩玩於晏安浸以媮墮君子猶意儻遇禍變庶幾倣改前之為今三代所傳之太寶鎮靈夷跋扈乃敢睥睨蕩搖欲以腥膻汗漫之後然有改玉改步之意禍變孰大於此使王公卿士怵惕祇畏懷覆亡之虞則后稷公劉之業猶有望也適王孫

注伯玉曰豈獨周室如此列國皆然

滿之說偶行其君臣相與高枕遂謂吾舌尚存寇至何畏狂其禍而恃其幸開之者非滿歟自是之後相襲成俗問其治國則先文華而後德政問其禦寇則先辨說而後甲兵問其交際隣邦則先酬對而後信義內觀其實日薄日頽外觀其辭日新日巧典冊絢麗尚如在成康之間形勢陵邊固已若夏商之季矣下逮戰國吞噬之際猶用滿之餘策虛張九九八十八十萬之數以譎齊左欺右給自矜得計一旦秦兵東出辨不能屈說不能辨緩頰長喙噤無所施稽首歸罪甘為俘虜始知浮語虛詞果有時而不可恃

以案作
結又一格

也晚矣哉故曰王孫滿却楚之功不足償其忘周之罪
丘瓊山曰初讀疑迂疑刻似覺不近人情然徐纒之則
真濡治國規模已悠然言外矣

釋義驪蕤天戎攻幽王王舉火驪山諸侯不至遂殺幽
王厲王虐國人謗王王得衛平監謗以告則殺之由是
諸侯不享主流于蕤此驪蕤之釁也

○楚箴尹克黃

出處宣公四年楚滅若敖氏令尹子文之孫箴尹克
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人矣箴尹曰

棄君之命誰獨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
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
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評註箴尹犯死以復君命非審於義命者不能也或
者猶謂箴尹之歸死正以為求生之計此乃後世謀
利計功者之心非箴尹之心也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吾儒之本指也自
謀利計功之說行雖古人之事峻厲卓絕表表然出於常
情俗慮之外者莫不以是心量之其為害豈淺淺哉楚之

滅若敖氏也箴尹克黃實其餘裔適出使於齊幸而漏網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策無先於此者矣箴尹獨以君命為重明知死地而直赴之非審知義命一視死生者豈能之乎謀利計功者猶曰死地乃生地也犯死以復君命君必以為輕其死而重吾命殆將赦之以勸事君是陽以死結君而陰取生之利也嗚呼是說也乃謀利計功者之心初非箴尹之心也人如箴尹尚可以世之鼠肝蛙腹計量之乎箴尹之言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由其言以觀其心明粹端直固可對越在天而無愧使

王元美曰心聲不可掩二語大得視人之法

有一毫覬倖之心間之則心聲所發必有不可掩者矣箴尹知有君而不知有已知就義而不知就生雖不免於司敗之戮必以死得其所為幸固瞑目而無憾也豈預期楚子之宥哉死與不死在箴尹本無加損向若借箴尹一身之死以塞萬世謀利計功者之口身雖沒而道則彰矣今適會楚子之宥宥箴尹之心有如白水固不得辨彼紛紛謀利計功之徒以己度箴尹者殆深可憐也吾嘗深求其故矣楚子之宥箴尹也非嘉其復命也蓋思子文之治楚也箴尹之宥繫於為子文之後不繫於復命也然則箴尹

茅鹿門曰到此

方點睛
構法最
鬆最老

之歸死豈求生之計耶吾故發之以折謀利計功者之說
唐荆川曰原箴尹之心何等公平坦易固知他篇之深
文苛辭特誅小人于漏網也

○荀林父伯宗

出處宣公六年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邱晉侯欲伐之
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十五
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
之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
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

才雖多何補焉云云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
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
後有辭而討焉無乃不可乎

評註林父伯宗所以謀狄者未為不是而林父乃欲
成人之惡伯宗乃欲幸人之亂事雖是而心則非也
世未有事非而心是者譽共驩者必非信朋跖躄者必非
廉人許史者必非正屠袁劉者必非忠見其事則其心固
不問而可知也事非心是理所無有抑天下有事是而心
非者乎曰有赤狄伐晉圍懷之際勢方強也晉侯欲犯其

王元美曰兩善

疆荀林父欲待其衰林父之策是也赤狄鄆舒殺伯姬之際惡已暴也晉大夫欲縱其暴伯宗欲討其罪伯宗之策是也人觀其前莫不非晉侯而是荀林父人觀其後莫不非晉大夫而是伯宗孰知二子策雖是而心則非乎圍懷之役林父堅忍以待其衰是固理之正也至於所以設謀者則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嗚呼是誠何心哉鄆舒之事伯宗奮厲欲討其罪是亦理之正也至於所以設謀者則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聞君子成人之美矣

嗚呼兩
東是誠
何心感
慨嘆息
中揭出
聖賢正
意

未聞成人之惡也聞君子懼人之亂矣未聞懼人之治也今林父則養人之惡惟恐其不盈伯宗則幸人之亂惟恐其或改處心積慮可謂忍矣此吾所謂事是而心非者也論者安可信其事而略其心哉人苟心不在於善凡所遇之事曲固曲也直亦曲也邪固邪也正亦邪也仲舒孫弘同以春秋而事武帝者也劉向谷永同奏諫疏而正成帝者也然世皆內仲舒而外弘右向而左永何邪弘之春秋人所以羞道之者心累其書也并辱秣陵泉貪交廣果誰為之累者并邪泉邪人邪

泉飲者
懷無厭
之欲為
隱之為
刺史酌
而飲之
在州清
操愈厲

釋義曰共驩共土驩地堯朝之四凶從而譽之必非誠信之士

路隋盜路莊隋古之大盜與之為明必非廉潔之士

許史許氏史氏皆漢宣帝外戚擅權甚盛入其門者必

非正直之人

袁劉袁紹起兵誅叛臣董卓劉備興復漢祚二人皆忠

正若屠戮之必非忠義之士

并辱陪兵入陳陳后主與張麗華孔貴嬪共投于井因

號其井為辱井

子家婦
父字也

公孫歸父言魯樂

出處宣公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

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

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

不亡○十八年歸父奔齊

評註歸父居魯而譽魯之樂必是奔齊嗜利雖非晏

子固可指期而俟其亡矣

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遲遲其行者亦聖人去父母國之道

也夫思者聖愚之所共公孫歸父懷於魯曷以獨為晏氏

王聖俞
曰起用
其語妙

凌以棟
曰喻各
自佳

之所譏曰去國而懷者情之正也儀之琴居北而音南鳥
之吟身楚而聲越是固情之不可解而仁人君子之所許
也因去國之悲然後懷在國之樂曷有居其國而知其樂
者乎獸在阱則思墮當其走墮未嘗知墮之樂也鳥在籠
則思林當其栖林未嘗知林之樂也歸父方居魯而喋喋
以魯樂告人自非不安其常而嗜其利何自而知其樂哉
岱之山洙之水五父之衢大庭之庫城闕井邑物產土俗
瓠而青焉髻而嬉焉弁而遊焉固非驟見而忽聞胡為而
誇語於人哉日飯稻梁未嘗以告人一得熊蟠牛心之饋

鍾伯敬
曰詞華
之樂者
得典聲
色改遊
一様何
等高眼

則譽其珍歲衣布帛未嘗以告人一得霧縠文錦之服則
譽其美吾是以知歸父之言魯樂必棄常而嗜利也棄常
嗜利乾沒不已雖非晏氏固可指期而俟其亡矣至樂之
地人皆有之惟不能有其樂而樂移於物故馳騫而忘反
權寵之樂勃如也詞華之樂驕如也聲色之樂昏如也眩
遊之樂蕩如也是皆陋人之所樂君子之所哀哀之者豈
預憂其禍至哉鴟鴞嗜鼠即且甘帶何等臭腐而忻慕耽
惑以身償而不悔是固達者之所甚憐也歸父譽魯樂之
時固已可悲矣奚必悲其將亡哉吾嘗聞孔顏之樂矣盍

樂其樂而未嘗倚於一物也。曰樂在其中者，孔子之樂也。曰不改其樂者，顏子之樂也。然而飯也飲也，股肱也，非孔子之樂。特樂在其中而已，簞也瓢也，陋巷也，非顏子之樂。特不改其樂而已，意者孔顏之樂，果窅然而無物耶？彼所謂樂在其中者，在之一辭，必有所居也。彼所謂不改其樂者，其之一辭，必有所指也。居何所，指何所，指吾黨，蓋其釋之。

東萊博議終

書東萊先生博議後

傳春秋者三家，而左氏最純。無公穀歇後之失。然其是非不能無詭乎聖人，則不能無待乎後賢之折衷。此呂子之所以不得已於議也。後之讀者，或議其過於刻，或嫌其傷於巧，或咎其失於冗，何也？鋪叙富麗。

則疑乎冗。締構密緻則類乎巧。辨究覈實則似乎刻。宜其議之嫌之咎之也。然文之弊常緩。故其詞貴覈實。文之疵常拙。故其製貴密緻。文之病常枯。故其體貴鋪敘。勞也。法也。蓋呂子之作。專為舉業。設則難以註疏家。繩墨裁之。今所刊者。專係黃之案。

校本陶瞿二序。及凡例評註釋義。參取陶稚圭本。其考異疑誤。今所新附者。別加小圈云。

元祿庚辰之春。伊藤長胤原臧。

謹書

寬政十一己未歲初冬

有隣館藏板

浪華書林

心齋橋通北久太良町

柳原喜兵衛

寄附

同政會

新潟縣大澤邦太郎

明治十七年三月

初見須善信

柳原喜兵衛

